

宣傳總路線演唱材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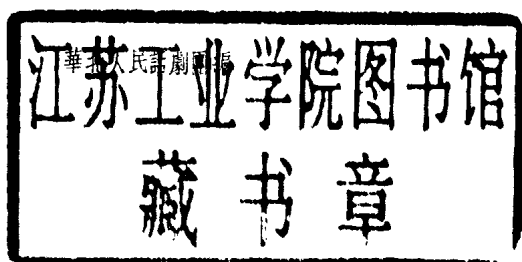
賣餘糧

華北人民出版社



宣傳總路線演唱材料

賣 餘 糧



華北人民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這本說唱集，共選輯了《賣餘糧》等六篇快書、快板和歌曲，都是配合國家過渡時期總路綫的宣傳演唱材料。這些作品歌唱了農民賣餘糧支援國家經濟建設的積極行動，也把一些農民對國家收買餘糧工作的模糊認識給以解釋開導。作品內容比較生動，形式簡單活潑，適宜於農村宣傳時演唱。

書號：6015

賣餘糧（宣傳總路綫演唱材料）

編 者：華北人民話劇團

出版者：華北人民出版社

（北京香餌胡同七十二號）

發行者：新華書店華北總分店

印刷者：北京市印刷二廠

1—40,000

一九五四年一月初版

目 錄

賣餘糧（山東快書）	（ 1 ）
張樹堂講解總路綫	
張長富首賣建設糧（對口快板）	（ 16 ）

歌 曲 目 錄

王大春賣餘糧	（ 33 ）
王老漢賣餘糧	（ 38 ）
賣餘糧小調	（ 40 ）
李大媽	（ 41 ）

賣 餘 糧

(山東快書)

杜 澎作

說的是：

大清早起紅太陽，

一條公路長又長。

喝！這條路從東到西一條綫兒，

兩旁不遠是村莊：

路南裏那是陳家店，

路北裏那是杜家莊，

看！劉家堡村邊上一片白楊樹，

嘿！宋家窪村外頭一片蘆葦塘。

公路上趕集的人們真不少，

列列行行結成幫，

數了數：

光大車就够二十輛，

驢馱子小車還沒算上。
那老大伯戴着新氈帽，
老大娘穿着新衣裳；
小伙們穿着新鞋和新襪，
新襠褲扛在肩膀上；
大姑娘們新花布做的新褲褂，
新毛巾包在腦袋上。
他們三一羣，倆一夥，
一邊走着還直嚷嚷：
『二妹妹！你往俺村望一望，
看那新學校，新磚新瓦蓋新房。』
『喲！那一點房有什麼值得誇的，
我們劉家堡比你們修的更漂亮。
看我們新蓋的合作社，
房屋新鮮貨物堆得滿盪盪。』
他們這個說那個笑，
後邊小伙們扯開嗓子把歌兒唱，
唱的是『咱們工人有力量』。
說話間，
公路上過來車一輛，
喝！這輛大車真漂亮：
大青驢子駕轅肥又壯，
靚着個膀扇兒把脖揚，
八成新的一副牛皮套，

紅纓總兒掛在了牲口腦門兒上，
大膠皮轂轆輕又穩，
十幾條糧食口袋車上裝。
車上坐的是王老海，
低着頭斜靠在口袋上，
肩膀上披着件老羊皮襖，
趕車的倒是他閨女二姑娘。
大夥一看是他爺兒倆，
咦！爺兒倆的表情不一樣，
王老海靠在車上噉着個嘴，
捋着鬍子直嚙嚙：

『哼！肚子裏不願存着隔宿屁，
倉裏頭也不願存着隔年的糧！
一來就是我不進步，
趕以後哇！哼！
這份兒家讓你們娘兒倆當。』
二姑娘假裝沒聽見，
跨着車轆不答腔，
看見姑娘們問聲好，
看見了老婆兒叫大娘。
提悠着鞭子往前看，
前頭走着車一輛，
車上像是玉珍姐，
趕車的是大伯李老祥。

李老祥是個直性子，
天生的脾氣最豪爽，
跟老海從小兒一塊兒生長大，
老哥倆到了一塊就嗆嗆；
別瞧人老思想可不落後，
全村的人都說他爲人有主張；
對政府號召他總是領頭來響應，
對鄉親一向愛幫忙，
對年輕人總是耐心把道理講，
不少的名詞兒肚裏裝；
說話愛有個口頭語，
『要這樣認識』這句話掛在嘴邊兒上。

二姑娘想：

這是俺爹從小兒的老伙伴，
這件事找他最相當，
我們娘兒倆勸俺爹兩天還沒勸好，
老覺着賣了糧食疼得慌，
雖然說把糧食拉到購糧站，
他思想上還是很勉強，
李大伯要勸俺爹三五句，
可比俺娘兒倆勸他有力量。
對！想到此，她拍！拍！打了個響鞭梢，
把老祥的大車忙趕上，
兩輛車走了個前後腳兒，

相隔還不到一丈長，

『玉珍姐！你爺兒倆套車上哪兒去呀？』

玉珍回頭看端詳：

『二妹妹，俺爺兒倆前去購糧站，

你爺兒倆大概也是賣餘糧。』

李老祥這時回頭看，

見車上坐的是老王，

『喝！老海哥你真會把福享呵！

怎麼趕大車也讓閨女搶了行，

你車上裝的是幾石幾呀？』

老海說：『呵！一傢伙就賣五石糧，』

老祥說：『對！老海哥真是全村的好榜樣，

這樣的做法很妥當，

咱今天賣上麥子兩石五，

家裏只留下吃用的糧。

政府號召咱響應，

一粒米也不能賣給奸商。

我永遠忘不了一件事，

五一年底鬧飢荒，

奸商們死乞白賴把糧價漲，

政府裏貸給咱廉價糧，

我是這樣子來認識，

誰也沒政府待咱強，

大前天我跟劉喜幹了一仗，

直到現在還氣得慌。

我勸他把餘糧賣給購糧站，

喝！你看他：

總害怕吃虧上了當，

那小子就有上當的癮，

一心想等行市賣給奸商！

政府的好處他不想，

他這樣子認識——沒立場。』

王老海低着頭叼着個旱煙袋，

皺着個眉頭不答腔。

玉珍說：『爹你不要再提俺家的事啦，

你看：王大伯聽說也氣得慌！』

老祥好像沒聽見，

衝着老海還嚷嚷：

『老海哥，你是怎麼來認識，

要不然咱倆找他去商量。』

老海還是不說話，

老祥一邊悶得慌，

剛想二次把他問，

二姑娘一旁答了腔：

『李大伯！俺爹嗓子不好受，

昨天晚上着了涼，

你老哥倆到了集上再說話吧，

野地裏有風灌得慌。』

(旁白)『我多嚟着凉來着!』

老祥說:『噢! 原來他是有一點病,
怪不得半天不答腔。

喂, 老海哥嗓子痛就別再抽煙了,
等一會到集上抓服養陰清肺湯。』

王老海臊不答地磕了煙鍋,
順手扔在口袋上。

說話之間來得快,

不大會到了集市上。

喝! 購糧站上真熱鬧,

大車一輛挨一輛;

小車子擠滿了糧站上,

驢馱子卸在街道旁。

李老祥把車忙煞住,

回身來幫忙二姑娘,

兩輛車排在別的大車後,

車轅全用棍支上。

二姑娘說:

『爹! 你看大車擺了一大溜,

看樣子還得等半晌,

你早起還沒吃早飯呢,

大概早就餓得慌啦,

你老哥倆集上去吃點飯,

俺姐倆過罷秤等在一旁。』
老海一聽二姑娘說，
才覺得肚子餓得慌。
老祥說：『對，那邊火燒油炸餛飩，
還賣羊肉雜麪湯。
你在飯攤吃着飯，
我往西去趟保和堂。』
老祥往西，老海往北，
這時候笑壞了二姑娘：
『玉珍姐，
李大伯剛說上藥舖，
大概是給俺爹去買什麼清肺湯。
你們不知道，
俺爹來的時候還鬧氣兒呢，
跟劉喜一樣心裏不願賣餘糧，
俺娘兒倆昨天說破了嘴，
今天他才賭着氣來賣糧，
你當俺爹真有病呵，
他是無言答對才不開腔，
剛才問，要不是我給岔開了話，
俺爹够多臊得慌。』
玉珍一聽是這回事，
笑得不住地拍巴掌。

咱不說兩個姑娘說閒話，
掉過頭來說老王，
王老海低着腦袋往北走，
不住地心裏暗思量：
『咱也知道政府好，
五一年咱也貸過糧；
愛國賣糧我知道，
可就是賣了糧食心裏有些疼得慌。
劉喜不賣是不對，
也難怪老祥說他沒立場，
這件事可得多想想，
要不然做下錯事難補償。』
他只顧低頭朝前走啦，
沒留神一腦袋碰到槐樹上，
喝，捂着腦袋退兩步，
差點又撞在飯攤上。
飯攤裏有五六個人正吃飯呢，
劉喜也正吃雜麪湯，
『喂，老海哥！進來一塊兒吃碗麪吧，
挺好的雜麪羊肉湯。
正趕上現在人還少，
待一會人多擠不上。』
老王忙說：『好好好！
咱倆就在一桌上。』

喂！掌櫃的，

給咱來碗羊肉麪，端一盤火燒我嘗嘗。』

掌櫃的答應一聲去盛麪，

劉喜他欠欠身子叫老王：

『喂，老海哥，

咱哥倆一條街上住，

心情脾氣都一樣，

有個事情你給評評理，

咱閒着沒事扯家常，

我今年收成不算壞，

地裏打了五石糧，

糧食入囤剛不久，

老祥找到俺門上，

說什麼把餘糧賣給購糧站吧，

家裏不用多存糧。

我有心當面頂幾句吧，

又一想，咳！好歹是多年的老街坊，

我自己的糧食自己管，

誰要他老祥出主張。』

劉喜說的正帶勁呢，

身後頭老祥答了腔：

『喂，劉喜！

有意見對我當面講，

咱們當面有話細商量，

老海哥。你給評評理，
正經事不怕見太陽，』
劉喜再也沒想到，
沒留神來了個冷不防。
把臉一拉說：『那也好，
咱有話擺在桌面上。
不錯，我有餘糧兩石五，
現在已然入了倉，
明年春天我再賣，
賣來現錢有用場。』
老祥說聲：『算了吧！
明年你有啥用場，
無非你想等大價，
死了心吧，
以後糧價沒個漲，
政府裏訂出那標準價，
取消那些投機奸商。
你想一想：
國家把糧食掌握好，
訂出了合理價格在市場，
不能隨便把糧價抬上去，
誰想抬價是妄想。』
劉喜說：
『我不管糧價漲不漲，

我現在換錢沒用場。
糧食放在倉房裏，
多嚼吃着多嚼香，
何必非得現在賣，
賣了錢再去存銀行，
脫了褲再放屁。
何必多費事一場。』
哈哈！李老祥笑着說：
『咱倆裏有一個想不開，
硬把活糧當死糧。
我是這樣子來認識，
要把死糧變活糧，
把餘糧變錢拿在手，
買什麼東西多便當：
買了肥料能上地，
買農藥治莊稼的病傷，
種棉花買個噴霧器，
新式農具也買上，
十寸步犁耕得深，
解放式水車比轆轤強，
脫粒機準比手好使，
播種機一下種一行。
滿打着這些全不買，
搞點副業也相當：

買匹驢子把轅駕，
買匹小驢能壓場，
買口母豬能下崽，
買隻母羊下小羊，
我是這樣子來認識，
和你的認識不一樣，
糧食擲在囤裏睡大覺，
猜不透到底有啥強，
老玉米能下個穀子穗兒？
綠豆能下紅高粱？
依我看啥也下不了，
鬧來鬧去，
耗子在囤裏得稱了王！哈，哈，哈！』
吃飯的人一聽全都笑了，
王老海也情不自禁地拍巴掌，
『對了，老祥這才是實情話，
俺哥倆想法一個樣。』
（旁白）『他又充聖人了！』
老祥又說：
『我跟老海俺倆是這樣子來認識，
家裏用不着存餘糧，
賣了錢就買新農具，
再買肥料地裏上，
準備明年大生產，